

《世界经典名著》

浅滩迷船

〔美〕里克·博耶



Qiantan
Michuan



世界名著百部

45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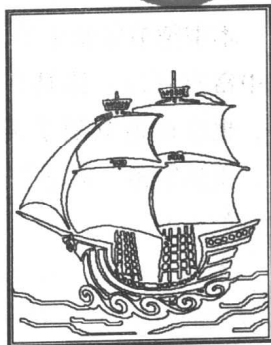
I712.4
92



* T 0 3 4 9 6 9 *

浅滩迷船

[美] 里克·博耶 著
王雪枫 郭景春 译



导

读

《浅滩迷船》是美国作家里克·博耶所写的一部推理侦探小说。

亚当斯医生虽已人到中年，但他不满足于自己平淡的生活。当儿子的朋友阿伦·哈特不明不白地死在海里时，他决定前去查明真相。调查开始后，他遇到了一系列的危险，几次险些丧命。但亚当斯医生不顾亲友的劝阻，决心追查到底。他深入虎穴，凭着机智与勇敢，终于粉碎了一个国际军火走私集团，并查明了一起图财害命的阴谋……

本书情节紧张生动，语言幽默诙谐，娱乐中富有哲理。除具有曲折的故事情节之外，也准确地刻划了美国中产阶级的价值观、生活信条，歌颂了正义、勇敢等人性中宝贵的东西。

本书在 1983 年曾获美国侦探小说家协会颁发的爱伦·坡最佳小说奖。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奇怪的船	(3)
第二章 凶耗	(27)
第三章 祸不单行	(30)
第四章 “贞妇”与“翔风”	(45)
第五章 2319 号信箱	(70)
第六章 金凯德太太	(75)
第七章 轮锁公司	(90)
第八章 天爽鱼肥	(98)
第九章 酒店殴斗	(106)
第十章 大难不死	(116)
第十一章 旧案中的疑点	(124)
第十二章 跃跃欲试	(129)
第十三章 随波追凶	(132)
第十四章 鬼见鬼	(139)
第十五章 众叛亲离	(153)
第十六章 柳暗花明	(157)
第十七章 夜探谷仓	(171)
第十八章 有言在先	(176)
第十九章 被偷盗的军械	(183)
第二十章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200)

第二十一章	夜闯黑仓库·····	(225)
第二十二章	虎穴龙潭·····	(234)
第二十三章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251)
第二十四章	蒙面杀手·····	(255)
第二十五章	生死之搏·····	(269)
第二十六章	硝烟息散之后·····	(282)
第二十七章	聪明反被聪明误·····	(291)
第二十八章	密室探宝·····	(300)
第二十九章	不修行难成正果·····	(313)
第三十章	结局·····	(320)

引 言

您叫我查利·亚当斯好了，我是一位口腔外科大夫。我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同我住在一起的有我的妻子玛丽及两个年幼的儿子。

我的工作简单而且单调：拔牙、治牙，以及做脸下部和颌的整容手术。准确地说，我既具有牙科又具有外科的技术。

不久前，我做了一次非常有趣而且有些冲动的手术。在我一生中这是我的首创，手术中我没有施麻醉药，而且也不用手术器械。我把一位患者的脑部从中间劈开了，你们不必担心，手术非常成功，对于我的这一蓄意图谋，您一定要责问，因为患者因此而死了。

听我解释：我并非蓄意图谋要致人于死地的。如若有人说我在偷偷地窥探那条搁浅的渔船之后开始这一切屠杀，以及导致这一切痛苦的灾难时，那么，我总一定说他简直如同疯子。那艘渔

船的样子显得如此的悠闲、平淡，它停在那一滩沙洲上，从远处望去，仿佛是温斯洛·霍默的水彩山水画……



第一章 奇怪的船

比灵斯盖特浅滩是一个被海水淹没包围的岛屿，在航海图上，它的颜色介于陆地的颜色与海洋的颜色之间。每天只有当潮水落到最低点时，人们才能看到它湿漉漉地露出水面，但一会儿工夫又不见了。我们的这个小别墅正位于马萨诸塞州的伊斯特姆，也就是说比灵斯盖特浅滩就在从我们别墅径直往前两英里半的科德角湾的附近海面上。

在科德角湾，环绕着比灵斯盖特浅滩的这一带水域就叫作比灵斯盖特海峡，它的面积一直从伊斯特姆往北直到韦尔弗利特港的入口处。海峡里生长着丰富的软体动物，简直成了它们的老窝了，一种叫作帘蛤的大海蛤（这东西做杂烩极好吃）和美味的海湾小扇贝（不可把它与它那些大个的同类——海扇贝——混淆起来）的数量特别多。当然，还有许多专吃海星的尖头蟹。既然海星是软体动物的最重要的捕食对象，那么你可以依靠这残酷的推理，得出一个结论——比灵斯盖特海峡里一定是海星少，软体动物多。事实确实是这样的。

你可以看见，在远处满潮的海面上几十条小型的海湾拖网渔船缓缓地驶过，用锚链环拴着的那大拖网被拖在后面的洋底上。每当风向改变，隐隐约约地，你就可以听见它们的轰鸣声和内燃机如泣如诉的呜呜声。比灵斯盖特岛根部的浮漂发出的鸣叫声则是另外一种常能听到的相当熟悉的声音，它警告人们：“不要靠近我……”，每隔 15 秒钟它便呼呼地响一次，一天 24 小时从不间断。

如果在我们的别墅与西布鲁斯特村的中间划一道线，在线南边的“詹姆斯·朗斯特里特”号，这条破烂不堪、“船壳成了筛子”的破船就一动不动地停着。这乃美国政府蓄意之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条自由轮被拖来并且弄沉，美国政府把它用作海军和空军的靶子。飞机盘旋着时而俯冲，时而射击，用炮和火箭攻击它那陈旧的、破败的船体。最终它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在一个断崖顶上坐落着我们的别墅，从那儿我们可以任意俯瞰比灵斯盖特海峡。那是一片光秃秃的寸草不生的矮小的沙丘，以及连绵不断横亘数英里的沼泽草地和水草地。那一望无际的沙洲，随着潮水的慢慢退落，成英里地大片大片地扩展着，让人感觉颇为凄凉，这些沙洲平坦而荒芜，各种不绝于耳的声响充斥着耳朵，眼睛看到的则是光线变出的戏法。以沙洲为生的人们拿着千奇百怪的弯叉工具，到这平坦荒芜却蕴含海产品的湿沙地上挖掘帘蛤、竹蛏和海湾扇贝。如果依靠着这片沙洲，他们完全可以过上舒适的生活，吃得好好的，唯一感到遗憾的是这里缺少那种冰镇的法国葡萄酒。

但是大部分来这儿的人都是些悠闲且无所事事的海滨游客和



度假人，他们不像那些辛苦的掘贝者。他们只是在海滩上纵情作乐，观赏风景，时而漫步，时而追逐嬉戏。从一英里外望去，活像移动的斑点。高大而粗壮的、行动呆滞迟缓的是大人，孩子则慢腾腾地移动或狂奔一气。有时你会注意到一些很矮的斑点，以惊人的速度移动着，并时而窜向空中。从那隐隐绰绰的吠叫声中你可以判断，原来那是只狗。偶尔，爽朗的笑声或母亲呼唤儿子的呐咕声会从数英里外随风飘来。你还能非常清晰地听见那些极远的闪亮沙滩上慢慢移动的小黑点们所发出的嬉戏和谈笑声，让你感觉到有些瘆人，古怪阴森。

落潮了，骇浪惊涛的那种拍击海岸的哗啦声听不见了，盘旋在头顶的海鸥的尖叫声也消失了，因而显得非常寂静。海鸥落到沙洲上，晃晃悠悠地移动着，不时停下来，啄食、争抢，迅速地吞下那海水退潮后裸露出的浅潮坑里匆匆忙忙来来去去比圆蛛大不了多少的小寄居蟹。

在我们这一带海域时常发生一种奇妙的幻象，梅尔维尔把它称作“上现蜃景”。其实，这是由于大气中的热力逆转而产生的一种叫做海市蜃楼的光学现象。这种热力逆转影响了空气的层积，而空气层积，如同许多个镜面一样，把物体的光波弯转，这样处于水平线彼端的物体就像在眼前一样被清楚地看到，那些物体高高地倒悬在水平面上方，并且在不断跳动的气流中闪着一股莫名奇妙的幽灵般的光。

从有着茂密地松林、高耸地山峰、绿绒绒地草坪的康科德来到比斯盖特海峡边的洼甸海滩，这确实算得上是一种假期了——如果说假期是一种调剂。因为这地方似乎有一种独特的格调及风情，如同空谷出声似地发出阵阵瘆人的声音，还有那陈旧、破烂



不堪的古老船只的残骸，以及那阴森森的、荒无人烟的、凄凉的沙洲，一切都让人留恋，都吸引人们去访古探幽。

我现在养成了一种非常不良的习惯，晚上睡不着觉，早上却起得过早——比正常起床时间早三个钟头，同事卡·艾布拉姆森认为我的这种情况是由于中年更年期的各种价值变化而引起的，这属于正常的心理变化，用不着担心，并且开了许多治疗抑郁症和失眠症的药。而玛丽则分析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十足地道的梦想家，因为渴望让一切事情有个完美的结局而导致了这种怪病，她为了及时有效地治疗我的病，就用爱和斥责来为我进行治疗。瞧，虽然我得到了这么多的帮助及治疗，可结果却没有一个奏效。

为了治疗我的失眠症，我特意申请了一个月的休假，可是已经三个星期了，仍然是每天夜里三四点钟我就过早爬起来，但事实上，我还并没有睡够，就这样我一直醒着，身心异常疲惫烦躁，而头脑却异常清醒，病没有治好，相反现在情况似乎更严重了。

“老头子，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要不就出去散散步。”她有些生气，但这怎么能怨她呢？“好吧，我起床！”此刻是凌晨5点钟。我走出门，来到那正对科德角湾的小别墅的屋顶晒台上。这时，潮退了，我望着那广袤无垠的沙洲，天地万物还都是灰蒙蒙的一片，模糊不清。只有一些模模糊糊的小黑点在朦胧的夜色里隐约可现，除此之外，我什么也瞧不见。我就坐在那里，把腿翘在栏杆上，望着面前这一大片空旷的沙洲。我仍感睡意浓浓。难道是我终于睡着了，在做着梦吗？可是我明明是醒着的。最近我已经不知道什么叫睡眠了。一个钟头过去了。现在我是吃片镇静



剂，回去睡觉呢，还是喝杯咖啡，把这算作又一次早起？我选择了后者。正当我滤咖啡的时候，玛丽裹着睡衣走了出来。她嗜好咖啡。一英里之外就可以用眼看见，用耳听见，她对于这一点感觉非常敏锐。

她紧紧地裹着睡衣，端着杯子，坐到我身边。昏暗朦胧中，她黑黝黝的，简直同一个黑人妇女一样，这就是让一个意大利妇女呆在海边三个星期的骇人的结果。

“又是老毛病？”“嗯。”她慢慢地叹了一口气。“你昨天跑了多远？”“七英里。”“你不仅洗了两次蒸气浴，且喝了半瓶葡萄酒，甚至饱餐一顿。为什么仍旧毫无睡意呢？”“也许跑步会使人提起精神，使人难以入睡。不过关键并不在这。玛丽，我有许多理想抱负，不甘心就这样混日子。”她认真仔细地琢磨着我的话。“那么，你想做什么？”“我不想再继续给人拔牙了，我不想当查利·亚当斯医生。”“查利，你的情况好像更糟了。原以为来这儿住一个月情况会有所改变的。你这个样子真让我担心！”“我想你应该是对的。我现在也发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了。”“是什么？”她盯着我，急切地想找出一线希望。“是平淡无聊的生活。玛丽，正如你提到的：咱们得到了它。咱们体验过了它。然后咱们做什么呢？你读过约翰·贝里曼的《梦歌》吗？“约翰·贝里曼是谁？我从没听说过他。”“一个酗酒的诗人，他从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个桥上——这桥有30多米高——跳了下来，径直摔在石头上，头破血流，脑浆迸裂。他的死是他生活中的美好的归宿。他终于在最后快活了一下。这句话就是他《梦歌》一诗中的原话，它说得多么真实啊！朋友，生活是如此无聊，而我们却又不能实话实说，我的情绪就因为这一切而变得十分消沉。”一阵沉默。“查



利，这就是你的问题吗？”“是的。”“我看，你应该定期去见卡尔·艾布拉姆森。”“没用。我已经向他请教过了，他认为我很正常，无需治疗。可是你瞧，我好像对一切事情都很厌倦，甚至包括睡觉。这一切都是那么无聊，玛丽。真的无聊透了！我告诉你，这个假期算是白过了，我不想再回去拔人家的牙齿！”

她紧紧搂住我的脖子并坐到我的大腿上，“贝齐·凯利也让你感到无聊吗？”“不，当然不。”于是我愉快地想着贝齐·凯利（这不是她的真名字）。这个可怜的女孩天生豁子嘴，豁得那么严重，看上去仿佛是恶犬与霸王龙的混合物。是的，她既不美丽，又不漂亮，甚至很难看。不过在经过我给她做了一次四个钟头刀割、锯锯、凿鑿、锥钻的手术之后，她的样子不仅正常了，而且还可以说有了几分姿色。我想，她的面貌、人格甚至整个人生今后都会改变。她的父母拉着我的手，不住地感谢我，并且还不停地流着眼泪。这可不是拔牙啊！如果日后我的墓碑上要刻上些什么事迹的话（我相信我会有一块墓碑——这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念头），那么就刻上这件事。

“我的那些病人如果都能够同贝齐·凯利一样，我感觉我快活极了。”“你不快活？”“是啊。我不满意，真是无聊，干什么都没劲。”“喂，你不能半途而废，起先，你丢下了干了两年的内科——”“那是因为当时彼得死了。”“是的，彼得死了。接着你给人拔牙。”“别提这件事了。”“是啊，没劲透了。现在你又搞起口腔手术来，这是一个综合了内科、外科和牙科的行业。你瞧，你干得很出色。这一行的收入也不低，你让一家人过得也蛮不错，唉，和你说话——你看什么呢？”“瞧，那边比灵斯盖斯浅滩上有个奇怪的东西。你看见了吗？一个绿点。”“唔，不过我想说，查



利，你快 50 岁了。你已经改过两次行了。不能再改了。特别是现在干得正红火——”“这准是一条船，不会是帐篷或活动房屋。它太小了，不过这是离着两英里呢。”“我建议你读读《过渡论》，它详细解释了处于你这种年龄段的中年人的心理危机。我想，卡尔可以马上治好你。”“是的，这是一条搁浅在沙子里的船。”“要知道，卡尔一直认为你很有才气——”“可它为什么搁浅呢？也许他们只是想让船体露出水面以便对它进行检查修理——”“他也许会提出建议的，在你和卡尔见两次之后。”

我从晒台回到卧室，我的佳能长镜头照相机就藏在壁橱的一摞脏衣服底下，这样小偷进宅后不容易发现它。我取出放相机的铝盒子，打开，拿出那个 500 毫米的佳能长镜头，扛起三角架，返回晒台，并支好相机。这套照相设备平时可以用来照相，现在就是望远镜了。通过镜头，我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那条靠在比灵斯盖特沙洲的岸边的船。

“你到底去不去卡尔那里？”玛丽问，她丝毫不理会我的这番忙碌，“当然啦。还记得吧？他的诊断室和我的办公室只是隔着两个门。我是常去找他，只是，如果我想占用他一秒钟时间让他出个主意，这个夏洛克就会非常吝啬地拿走我们的最后一个铜板。”玛丽坐在椅子上，皱皱眉头说：“你是在嘲弄他吗？”“当然，卡尔挣得很多，可是开支甚少。你可以不信。这家伙现在甚至连房子都没买下一幢。知道吗，他的‘听风宅’建于 1957 年。你会相信吗？在新英格兰最优秀的一位精神病医生，竟住在破旧不堪的清风公园旁的那贫民简易房里，精神病医生们是一群地道的疯子，人们都对他们进行了如此的评价。”

潮水早已全部退了，沙洲露出它全部真面目。隐隐绰绰的比



灵斯盖特仿佛水平线上一小块矮矮的黄褐色补丁。而补丁上的那个小绿点，正是长镜头要对准的物体。可是镜中的图像一直摇晃不定。虽然有结实稳定的三角架来固定，但长镜头太重了，照样加大相机的晃动。为了减小这种晃动，我用盛满沙石的一只袜子吊在长镜头的尾部，以增加它的平衡，果然这样效果好多了。接着才开始调焦距。透过镜孔，我做着必要的调整，那时起时伏的绿点变得清楚了。仿佛这条拖网渔船离我只有几百米，而不是在两英里外。现在的环境太好了。云层极低，阳光透过云彩，强弱不一，天空显现出一种金属性的镀过锌的模样，如同锤子敲打过的锌板或弄皱的锡箔。满天的层积云不停地滚向远方，好像一个倒置的海洋。这样的景象往往是天气异常的预兆，也只有在这时，能见度才是最优的，我搞不清楚这是什么原因而致，不过事实确实如此。你瞧现在那水平线上的平面比平时更近，更清晰。现在我可以清清楚楚地观看那条搁浅的奇怪的船。我以为它是不小心搁了浅的。莫非是它的船长愚蠢，他在这一带捕鱼，潮水退了，它动不了窝了？要么就是在退潮时停了机，因此被困在了那儿？可是这两种可能性似乎都不存在。天气好极了，何况当地的船长都清楚比灵斯盖特和那使人上当的韦尔弗利特海峡的情况。难道是他没有航海图？

在船上有两个人来回地走着，看起来，他们样子非常平静，丝毫没有有什么不安的举动。当然了，现在也许并没有什么危险。如果他们乐意，甚至可以顺杰里角和大岛到韦尔弗利特去漫步，这要不了他们一个钟头。又有一个人从甲板上钻出来，并且手里拖着一个十分沉重的东西——仔细看了半天，才发现它原来是个长柄大铁锤。这时，他把铁锤从船边扔到沙滩上，那站在沙滩上

的人把它拾起来，用劲地挥动，敲击起船体。显然他们是在修理船身。那低沉的轰轰声隔着沙洲顺风传来，很有节奏，就仿佛是远处在敲定音鼓。也许他们是故意把船泊在那儿，这样也许可以节约些开支，而且不必雇拖拉机来拖船，只需趁涨潮时在沙洲上抛下锚，待潮水一落，船就搁浅了。若只是小修小补，那么自己动手是最合适的——明智且节俭。这恰恰合乎那地道的东北部人的性格。

正当我打算放弃对这项修理工程的关注时，我发现其中一个人爬上甲板进入驾驶室，接着又钻出来，这时手里多了一副望远镜。他站在船首拿望远镜来回扫视。当望远镜扫过我时，我看见了镜片反射光线发出的闪光，因为太阳正好在我背后。他们在做什么？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我立刻站到野餐桌上，缓缓地来回不停地挥动着手臂，表示我看见了他们。也许他们没有看到我——我的位置在太阳光线下，光线比较强烈，不易被发现，就像战斗机一样躲藏在光线较强的位置，预备向下面的敌机发动突袭。

天气更加闷热了，远处波光闪闪的海水面积越来越大，这正是涨潮的征兆。晒台上，我和玛丽说着话，喝着咖啡，望着远处沙洲上的那艘可疑的绿船。我担心起来，无论那些人在那儿做什么，他们必须快点儿，时间不多了，马上就要涨潮了。现在已过8点钟了。“给海岸警卫队打个电话吧？”玛丽建议，“我想办法引起他们的注意。”“别傻了！从他们那儿看，你比蚊子要小得——”我把海滩遮凉用的蓝黄相间的大伞拿出来，在晒台上支起，又爬上野餐桌，仿佛打旗似的来回不住地摇动太阳伞。玛丽坐在充当望远镜用的照相机旁，喝着咖啡。“怎么样？那边有反